



苍凉虞姬

□青 弋

宿州，灵璧，我站在楚汉相争终极之战——垓下之战的遗址(郭沫若考证)前，思绪万千，耳边似乎听见战马嘶鸣、杀声震天。公元前202年那场著名的战争，催生出“十面埋伏”“四面楚歌”“霸王别姬”等耳熟能详的故事，至今仍回肠荡气。

但真正促成我此行的，还是在剧院看过京戏《霸王别姬》之后：垓下之战，西楚霸王项羽大败，无奈之下唱起了《垓下歌》：“骓不逝兮可奈何！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”虞姬听罢，百感交集，以歌和之，“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”，遂舞剑自刎，剑起，花落……这个女人原来并不简单，她才艺卓绝，英气勃勃，胸怀百姓疾苦，对爱情有自己的定义，不应只作为霸王身边的一个倾城美人，横剑一刎才流传于世。她一定还有更丰富的人生，就算只是传说，我也无限好奇。就这样被虞姬吸引过来，到垓下古战场以及相距不远的虞姬村虞姬墓一探究竟。

虞姬墓其实是座陵园，幽静清雅，也许是天下着小雨的缘故，园里没什么人。虞美人安葬在这里倒也相配。北门进去左侧依次是虞姬墓地，虞姬汉白玉雕塑，虞姬纪念馆、虞姬舞台形象展馆等，右侧是灰顶朱柱的长廊，长廊里是文人墨客书写虞姬的诗句，无非是歌她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死。长廊外是一条河，湖面如镜，有几只野鸭子呈一条直线地游往河对岸。

园中有两处霸王与虞姬的雕像：其一，虞姬自刎后倒在霸王怀里，霸王眼神悲伤；其二，俩人并肩骑马深

情对视。

雨声潇潇，似虞美人的泪。私下以为虞姬当时的想法太单纯，以为自己一剑自刎就可以了却霸王后顾之忧，殊不知她一死，霸王残存的一点斗志也就随之破灭。本来他或许还想东山再起，而今就算杀出重围重振河山，身边已无美人相知相伴。贵族出身、高傲自负的项羽觉得连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自信心备受打击，遂觉生无可恋也乌江自刎追随虞姬的魂魄而去。

英雄与美人，战争与和平，英雄兵败，美人自刎，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故事因集这些经典的戏剧元素而被千古传颂，舞台上关于他们的故事数不胜数。陈凯歌导演的《霸王别姬》讲述扮演霸王与虞姬的两个京剧演员半世纪的悲欢离合，有一句台词，“我是假霸王，你是真虞姬”，让人唏嘘。而京剧《霸王别姬》里的虞姬形象塑造得最丰满，如果不是在现场看这场戏太震撼，我怎么会《史记》里记载“有美人名虞”这区区五个字介绍的女子感兴趣呢？这就是艺术的魅力，我从传统京戏中看到一个古代奇女子，被她迷住，千里迢迢来寻找她的前世今生。

在宿州街头街上漫步时，看到一家名为“虞姬馄饨”的店，不知不觉进去，要了一碗虞姬馄饨，味道还真惊艳。

我找到虞姬了吗？虽然只看到她自刎后苍凉的姿态，但还是觉得不虚此行。

“马蹄”声声

□陈 晖

入冬，各大菜场的农产品依然品种丰富，琳琅满目，色泽鲜艳。

此时，荸荠已大量上市，扁圆如铜钱，紫中透红，有着老式家具淳朴敦厚之风，口感清脆，那是一种来自田园的清新味道。

那些菜贩子多为外地人，多为妇女，服务热情周到。她们一看，都是训练有素的高手，虽然操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，却句句干脆利落，手不停歇，削铁如泥，将荸荠玩弄于掌股之间，刀起皮落，一个个都变得白净净的被丢进小篓里。

荸荠这种果蔬，一直是我的最爱。

在我十多岁的时候，不知何故知晓了水果罐头超级好吃这桩事，心中便特别惦记，我决定写信给在外地工作的父亲，表达我心中这份美好的愿望，希望能够实现。

那时，我不晓得“荸荠”两个字怎么写，觉得不好写，又只会南通话的发音，感觉不用，万一父亲理解偏差了，我岂不是就吃不到了？正一筹莫展，我那读过几年私塾的奶奶告诉我，荸荠又俗称马蹄。我当时就乐坏了，“马蹄”这两个字我可真的会写，还别说，荸荠还真的形如马蹄，吃了它，一定能如同骏马般奔驰，成绩必定名列前茅。想着，想着，我感觉自己都要飞起来了，心里乐开了花。

记得，当时在信里，我先问候了父亲，然后叮嘱父亲工作之余一定要注意休息，劳逸结合，还告诉父亲，我会照顾好母亲，让他放心。当然还要汇报考试成绩，我还特别强调作文比赛获奖了，那只不过是想让父亲给我的奖励多个筹码。最后，终于非常含蓄，非常内敛，非常期待艾艾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，希望父亲能够奖励我一个马蹄罐头，和全家人一起分享我的快乐，并表明非常期待父亲的回信。

从那以后，我每天伸长脖子，掂着脚尖盼着邮差的车铃响，还有伴着敲门声的熟悉喊声“***在家吗？你的信！”

盼着，盼着，父亲终于回家探亲了，我小心翼翼地捧着来之不易的马蹄罐头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就算用根小指头蘸口水糖到小嘴巴，那种平铺直叙的甜味都能让人回味无穷一阵。罐头依旧还是昂贵的消费品，我捧着瓶子，小块的马蹄在透明的玻璃瓶里舒展着迷人的姿态，我一口小一口小吃得仔细认真，那味道甜津津、凉爽爽、脆生生，那汁水清甜爽口，我一口气喝得底朝天，直沁人心脾，通体舒坦，那感觉就像三伏天喝了一瓶冰镇橘子汽水，“咕噜咕噜”冒着幸福的气泡，那不只是马蹄罐头诱人的美味，更是一种让人心跳加速的美妙感觉。

无边春色次第来(上)

屋前小院约70平方米，有朴树一，鸡爪槭一，枇杷树一，橘树二，另有海棠、山茶、月季、绣球若干。墙边屋角，植竹与芭蕉，竹几与三层楼齐，某晨见竹映纱窗，乃铺纸调墨欲摹，甫就，则竹影已不堪入画矣。芭蕉为今年新植，亭亭如盖，葡萄藤缘竹篱爬行，大雪将至，有叶尚青。菊花最热闹，足有五六种之多，东一丛西一簇，花色花型各异，有立有卧，随心所欲。今夏尝采摘数次，可清炒或做汤羹名曰菊花脑者，伏地而蓬勃，叶色青郁，花型极小，呈橘黄色，密缀于绿叶之上，如千年重器之锈迹。寒风砭骨，年味渐浓，屈指细数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近日所记多为谈艺说文之孔见，艺术真吾避席畏难之桃花源也。诗曰：小院无人花自开，为报主人信手栽。冬来兀坐成幽梦，明年春色次第来。

幽趣

经开区驰远路南侧有一小溪，东流入小池，垂柳夹岸，野苇丛生，水多浮萍，人迹罕至，自多幽趣。东南有林地数十亩，落叶如毯，有野花绽放其间，联想起昔年报刊所用之题花，取身边之景，作装饰之图案，素朴精美，饶有情趣：或三片绿叶两朵花，或一泓清水枝横斜，或远山一抹鸣秋雁，或渔火昏昏伴人眠。诗曰：蒹葭苍苍，萍老池上。谁遣垂柳，拂乱天光。



蚁蛭

□吴为民

张謇自号“啬翁”之新解

□陈 亮

张謇，我国近代伟大的爱国者，著名的实业家、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。字季直，号啬庵，晚年自号啬翁。其中“啬”的寓意，常听导游者讲：啬翁之“啬”不是吝啬之意，而是节俭的意思。因为张謇平生非常提倡节俭，故自号“啬庵”“啬翁”。每次听了总觉得有些别扭，也逐渐引起了我的探究。

张謇确是个十分节俭之人。他创办了这么多的企业、事业，为南通做出这么巨大的贡献，但他个人生活却从不奢侈浪费，甚至别人为他祝寿的资金，他都用来修建养老院等公益设施，连平时自己使用的信封都常把旧的信封翻过来再用，这确是事实。然而，一个堂堂状元，他不仅学养深厚，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，而且志向宏大，经天纬地，在南通做了下这么伟大的事业，似乎不会这么简单地为自己取别号“啬”——节俭。也有研究者提出，张謇自号之“啬”取自老子《道德经》“治人事天莫若啬”，认为此“啬”指的是精神上的节俭、修养。这似乎也显得有些牵强。我觉得张謇自号“啬”应该另有一番寓意。

其一，从“啬”的释义上看。“啬”除了有吝啬、小气之意外，还有一个重要义项，就是通“穡”，指收获庄稼，泛指农耕。《韩非子·说林下》“此啬夫，公之故人，公奚不休舍？”《说文·啬部》“田夫谓之啬夫”。有时也指农神。

其二，从名号的一般概念看。在我国封建社会，中上层以上的人物，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取号，即在正式的名字以外另取号，也称别号。由于号是自己取的，不像姓、名、表、字那样受到家族、宗法、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，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情趣，因此出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别号。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，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；东晋陶渊明，字元亮，晚年自号五柳先生。文人雅士的别号一般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抒情色彩。如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，做官时提倡力田，奖励耕作，晚年退居农村，自号稼轩；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，以号放翁；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；是以一号放翁，一万卷藏书，一千卷金石文，一张琴，一局棋，一壶酒，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，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。因此，作为状元实业家的张謇，取号为啬庵，晚年自号啬翁，一定也表达了他的志向、追求和生活情趣，似乎不是一个节俭可以解释和涵盖的。

其三，从张謇一生的志向、业绩看。概

“潜”“细”
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仇兆鳌评：“曰‘潜’曰‘细’，脉脉绵绵，写得造化发生之机，最为密切。”后人多以此两句喻人，意指作风之细密，亦指为人之境界。

万殊与一相

书法不同于绘画，囊括万殊，裁成一相；又以一相而包蕴万殊。前者乃高度之凝练，是杂多之统一；后者乃无限之丰富，是于一滴水中见阳光。书法囊括万殊之能，可溯源至造字之初：“象形”乃概括事物之形神；“形声”“会意”“指事”诸法，于象形之外附丽更多想象；“转注”“假借”，一再拓宽汉字语意之疆域。

相互

点画乃字之构件，字乃作品之构件，习点画当于一字之中习，习字当于一件作品中习。何以故？构件乃整体之局部，所谓局部，实亦整体之一种。彼此相互依存，难以独立生存。书作之变，藉字之变而成；点画之变，应书势之需而变，无无来由之变。“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。”蛱蝶若非“穿花”，何用“深深”才见？蜻蜓若非“点水”，何关“款款”之飞？两者互为因果。书法局部与整体变化之关钮亦如之。

长叹

每遇古人佳句，常废书长叹，复吟咏玩味久

之，不知今夕何夕。“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。”（陶渊明句）“四更山吐月，残夜水明楼。”（杜甫句）人谓其体物之工，吾敬其脱口而出。凡体物“工”与“切”者，必能入乎其中，出乎其外。

不工处

“工”之佳者，其中必包蕴诸多“不工”。“工”乃其予人之大致印象。长空雁群，俨然有序，小大一律，此乃观者之错觉。整齐是其大，不同是其小。所谓“不工”，乃“整齐”大框架之下种种变化：大小、曲直、长短、刚柔、离合、正侧，故其不工处，正其生动处，亦其极工处。一味求工，作书横平竖直，作画毫厘不爽，则愈工愈俗。

赏尽妙趣

周振甫先生赏李白诗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惟见长江天际流”，如登山顶观景，尽收风光于眼底。周释此二句曰：老友远去，船已不可见，唯见孤帆一片，李白于岸上望着；帆影于碧空里消失，李白仍于岸上望着；看长江在天际浩浩地流着。拆开，揉碎，合拢，合拢又拆开，便赏出诗人无穷之深情来。

联想之念

鉴赏书法，常以人、物之形、态作比，习字之际，宜常生此联想。联想成习，遂由“字”而人、物，由人、物而“字”，初得形，复有神。形神合一，书人合一，天人合一。

括张謇的一生，先是发奋读书，走科举之路，历尽曲折，大魁天下后，又看透了清廷腐败，官场险恶，立志实业救国，回到家乡南通。他把南通作为他实业救国的理想王国，兴实业、办教育、行自治。在大生纺织公司成功运营后，于1901年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，以公司制形式，大片开发沿海滩涂，把通州海门一带的盐碱地改造成方方正正的良田，种粮植棉，造福一万百姓。在通海垦牧公司之后，又利用取得的经验，沿着吕四向北大兴垦植之业。至1920年，共成立了大有晋公司、大豫公司、大丰公司等20多个垦牧公司，遍及江苏沿海，共开垦土地100多万亩，每年可产棉花20万担左右。经过十年的努力，呈现给人们的是：“栖人有屋，待客有堂，储物有仓，种蔬有圃，细有庐舍，商友廛市，行有途梁，若成一小世界矣。”在沿海垦牧的十年中，张謇从事的是农业，扮演的角色是农夫，是一个拓荒者，只不过他是拓荒造田的主持者、操盘手。十年拓荒路，生动而充分展示了张謇的社会理想和家国情怀。翻开张謇儿子张孝若编著的《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》，卷首所列的图片中，第二张就是《张季子荷锄图》，张謇头戴草帽，肩荷锄头，巍然而立，画面上密密麻麻的题字有十七处之多。可见这幅画在张謇心目中的分量，也可见在儿子张孝若眼中张謇形象的本质特征！我以为，这是张謇事业追求的生动写照，也是张謇自号啬庵、啬翁的缘由所在。虽然张孝若在书中没有提及父亲别号的来历和含义，只说“五十后题扶海垞外书室叫‘啬庵’，即以此为号，到了晚年自号‘啬翁’。”扶海垞是张謇于1903年在海门常乐镇老宅西侧建的房子。为书室题名为“啬庵”，显然是“农夫的小屋”的意思。庵是指圆形的小草屋，当年海门人开荒种地时都住这样的草屋，当地别称“环篱舍”“滚龙厅”。旧时文人对书斋多称庵，如老学庵、梅庵等。

其四，从海门的历史渊源看。海门位于长江口北岸滨海处。元、明时，因水患屡经迁徙，清初江海间涨沙而成沙洲。第一个到海门开荒种地时都住这样的草屋，当年海门人开荒种地时都住这样的草屋，清代文学家、诗人龚自珍应陈朝玉后人之请，为他写过《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》，“先啬陈君，厥讳朝玉，字曰璞文，江南某县人也。幼有异禀……通州常熟间东地，望洋无极，潮退沙见，豁然划然亘二百里，君履其侧，四无居人，苍茫独览曰：“吾当屋于是”，

率妻来迁，创草屋，斫木为粗，冶金为犁，……不十年，群姓益众，皆造瓦屋，炊烟起如海云。国家岁入地丁漕米累迁近万，为江海大聚。”陈朝玉筭路蓝缕，义无反顾，造福于民，被龚自珍尊为“海门先啬”，也即“田祖”，把他跟我国传说中的农业创始者相匹配，这当然显示了龚自珍主张依靠智慧和劳动发展农业生产的思想。而对于出生于海门常乐镇的张謇来说，张謇不仅了解陈朝玉的事迹，并且夸“其人胆智谋略过人”。由于受教育、家庭等各方面的影响，张謇从小就有较强的民本农本思想。海门人勤于劳作，巧于耕织的传统绵延至今，出了多少“田精明”“田状元”，这些都对张謇的思想产生较大影响。回到南通建设家乡的张謇，以家乡先啬为榜样，立志拓荒造田，造福乡里，是极为自然的事，完全符合张謇的思想脉络和行为取向。

其五，从张謇本人的表白看。张孝若在《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》中讲述到：“我父在古人中最崇拜而奉为师法的，还有田子泰。他名畴，是后汉人氏，董卓之乱，他率了宗族和随从几百人到徐无山中种田养亲，百姓却很敬重他的德义，听他调度。曹操请他出来做官，他怎样也不就……我父立志不做官，办厂种田兴教育，处处以田子泰自况，垦牧公司厅堂就题名叫慕畴堂。”张謇还写过一首诗：“雄节不忘田子泰，书生莫莫顾亭林，井田学校粗从试，天假无终与华阴。”（《至垦牧乡周视海上示与事诸子》）

张謇的许多诗文中也常有这样的表露。如《别阿兄诗》“海上桑麻应自好，荷锄何日向春耕”“我不田舍，复在何人”（《厅联》），“为语儿曹须学稼，南山豆落是农期”（《重阳置酒与退翁合饮并令诸子侍》）等等。由此可见，张謇从来就认为，自己出身于农家，要知农事，也反复强调农耕的重要。“皆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者，皆上中级游民也。国安得不穷？安得不乱？”张謇曾说，我如果有十个儿子，我一定叫他们每人学一技艺来帮助我，并且分遣他们一个东北，一个西北去开荒种田。处处可见张謇重农心迹。

总之，张謇自号啬庵、啬翁之“啬”，应该不是简单地理解为吝啬、节俭，而是啬夫、农夫的意思，这是张謇一生的追求、实践、业绩的写照，也是一位成就卓著、影响广泛的状元实业家在晚年的自喻、自嘲和自谦。